

外研社名家论丛

程镇球 著

论文集

翻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研社名家论丛

翻译 论文集

程镇球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论文集/程镇球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12

ISBN 7-5600-2598-6

I. 翻… II. 程… III. 英语-翻译-文集 IV. H31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6978 号

翻译论文集

程镇球 著

* * *

责任编辑: 申 葳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875 彩插 0.125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2598-6/H·1344

定 价: 11.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010)68917826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68917519



1 ▲ 1946年，牛津大学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



- 2 ◀ 1947年夏，捷克布拉格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留英学生代表与解放区青年代表团成员一起参加联欢节开幕入场式

右3（稍靠后）为蒋南翔
（解放区代表还有陈家康、吴文焘、陆瑾等）



- 3 ◀ 1948年，巴黎国际学联理事会中国学生代表团

团长区棠亮（女）
右1为程镇球。



- 4 ◀ 1948年末，归国途中
右2左1为陶大镛夫妇
左2为卞之琳
右3为程镇球



5 ▲ 1949年,北外西苑时期
 后排右3为Isabel,Crook
 后排右6为Margaret Turner
 后排左1为程镇球



7 ▲ 1956年，中共八大
翻译处部分成员
站立者左6为杨承芳
左8为范存忠
左4为陈依范（Jack Chen）
左2为程镇球

6 ▶ 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第二排左8为团长荣高棠
左7为程镇球



8 ▶ 1961年，万寿路
中组部招待所《毛选》
英译组
中排左3为钱钟书
右3为陈龙
右5为郑如臧
左4为程镇球





9 ◀ 与外交部翻译室部分同志合影
站立者左4为程镇球



10 ◀ 1989年，姬鹏飞在钓鱼台接见
香港基本法英译定稿组成员及港方
人员（左4右5）
右2为程镇球



11 ◀ 2001年1月，钱其琛在钓鱼台
颁发资深外事翻译家证书
左为钱其琛
右为程镇球

自序

这本集子收集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我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其中有些论点和部分例证有所重复。为了保持发表时的原样,除个别地方有所改动和删节外,未作重大修改。

我长期从事政治论著和文件的英译工作。空隙间,想从大量翻译材料中归纳、总结出一些多少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希望能对有志于翻译工作,特别是汉英翻译工作的青年同志有所启发。

翻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列宁在他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现实性的品格。”(黑体为原书所有)英国有位翻译学者也认为:“翻译中的例句往往比翻译论点本身更有意思。”(“The examples are often more interesting than the thesis itself.”)

在本集出版前,就写这几句话作为开场白,卑之无甚高论。是为序。

致 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外研社社长李朋义同志的大力支持。外研社语言学与辞书部主任霍庆文同志也给予了不少帮助。辞书部编辑申葭同志对全书从头至尾进行认真仔细的核校,避免了一些不应有的舛误。特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自序

致谢

《毛选》五卷英译

——与外文局同志座谈《毛选》五卷英译问题	(1)
谈谈翻译中的理解与表达问题	(58)
翻译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68)
谈谈《周恩来选集》(上卷)英译本	(81)
汉英翻译问题	(92)
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	(100)
On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113)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Writings	(194)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 On the Culture Factor i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204)
附录:《毛选》英译回忆片断	
——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	(212)

《毛选》五卷英译

——与外文局同志座谈《毛选》五卷英译问题*

翻译应该从思想内容到文字风格都忠实于原文。特别像《毛泽东选集》那样重要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时更要一丝不苟，准确传达原文的思想和风格。这点在原则上是没有争论的。但是，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怎样才算是全面、准确地理解了原文；第二、怎样才算是用最恰当的外文形式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思想和风格。这些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矛盾很多、困难很多。这是因为：

1) 准确理解原文，并不容易，尤其是毛主席的著作，文字虽然通俗易懂，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处处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理论性、政策性强，有时看中文以为懂了，实际上并未吃透。

2) 中国同志对外文掌握有局限性。即使原文理解了，要找到恰当的外文形式，并非易事。世界上的翻译主要是从外国(族)语译成本国(族)语。一般说来，中国同志掌握外国(族)语总要差些，从本国(族)语译成外国(族)语，遇到的困难会更多。

3) 由于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不同，两种语言，特别是东西方民族的语言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更增加了翻译的困难。

由于以上情况，翻译工作中必须十分强调群众路线，对原文和译文都要反复推敲、多次讨论、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充分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这是保证译文质量、做到忠实于原文的根本保证。

* 本文最初刊载于1978年外文局《外文书刊情况简报》第3期。

准确理解原文和把原文忠实地译成外文,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构成一对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对原文的准确理解。没有对原文的准确理解,根本谈不上翻译。但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转化。就是说,对原文的理解,经过反复推敲和集体讨论,基本上摸准了,这时,如何以最好的外文形式加以传译,便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然,事物是复杂的。对原文的理解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往往在比较不同译文的优劣时,又会加深对原文的理解。

翻译首先要从原文的文字出发,但又不能完全受原文字面的约束。这一点很重要。翻译不能脱离原文,甚至一个字都不能掉以轻心,随便放过。例如《毛选》:

365.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65 页第 2 行;下同)

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E 385.—3 (E 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英译本,—3 指倒数第 3 行;下同)

These includ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collectiv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on the other...

这里讲的是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一方,同以个人利益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从上下文来看是清楚的,不是讲三者之间的矛盾。这和中文 380.—5 “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一样。但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英译文却译成:

These includ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the interests of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甲种本英译文没有很好推敲上下文,没有注意到这个“同”字的含义,把意思译错了。刚才说过,对原文一个字也不能放松,当然就更不能允许对原文任意改动,例如:

374.—5 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E 395.5 But the *existence* of bourgeois ideology, a certain bureaucratic style of work in our state organs and defects in some of the links in our state institutions are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socialist economic base.

句中明明是“存在”，而且重复三次，但《选读》甲种本英译文却把它改成“*survivals*”（残余）。在译者心目中，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成为“残余”，甚至非要改动原文不可。这不符合主席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思想，是低估了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力量，是对原文不允许的、也是不应有的改动。

但是，原文必须扣紧，并不等于要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如果照中文字面，外文就可以“对号入座”，还要翻译干什么？用电子计算机就行了。应该指出：受原文字面束缚反而不能正确传译原文的思想实质，有时甚至出错，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举出两个就够了。

16.—8 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他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

这里是累积计算，显然不是说“一切国土”都是十三个半月内占领的，如照字面死译，就与事实不符，也和主席原意不符，所以必须加字处理：

E 27.—15 In the thirteen and a half months since the operations mounted to cross the Yangtse, which began on April 21, 1949...,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as completed* the occupation of all Chinese territory except Tibet and Taiwan and a number of other islands...

又如：

305.1.(指段落,下同)—2 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E 324. I.—2 Each time we chop off one of its *tentacles*, we will be a little more comfortable.

这里“手”译成“*tentacles*”(触手或触角),因为手只有两只,与“每次”难于搭配,而且前句说要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显然不止两处,译文要抓实质,不应拘泥于字面。

认识从现象入门。翻译则必须从原文的文字着手,不能离开原文字句。这是翻译的唯物论。但是看到现象仅是感性认识,有待于提高到理性认识。而翻译必须打破原文字面的约束,从文章通篇精神和上下文着眼,进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抓住原文的思想实质。这是翻译的辩证法。

因此,翻译中必须既要反对自由主义,又要反对机械主义。一个是不管原文的文字,随心所欲;一个是死扣原文字面,不敢越雷池一步。两者都脱离了原文的思想实质。这两种偏向在翻译中都发生过,值得注意。中英两种文字各有各的特点和规律,不可能在形式上完全相等。这里就产生一个灵活性的问题。所谓灵活性,也就是不受原文字面的束缚,为的是更好地传译原文的精神实质。所以归根结蒂,灵活性是为原则性服务的,不讲原则性的灵活性就成为自由主义了。

关于灵活性,再补充几点。第一,毛主席著作的翻译不同一般翻译,应该注意严谨,灵活的幅度要很好掌握,不能过头。第二,同是毛主席的文章,批判性的和政策性、理论性的就不一样。前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以稍“活”一点;后者一字一句、前后关系,必须扣紧,不容丝毫放松。第三,还要考虑具体对象与翻译作风。一个时候可能产生一种倾向,有时为了纠正太“死”需要适当放松些,但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松一阵子又要注意扣紧。对于倾向于“活”的同志,应多讲扣紧,注意把关;对倾向于“死”的,应多讲灵活,注意引导。此外,初译应强调扣紧,千万不要离原文太远,这

并不算“死”；改稿要放开些，在符合原文思想的前提下，多注意外文习惯用法，这并不算“活”。

下面就词汇、句子结构、修辞手段三个方面，分别谈一谈学习《毛选》五卷英译文中的具体问题。

(一) 关于词汇

①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讲到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其中第三条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主席的文章深入浅出，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都能看懂，我们的译文也应该使一般外国读者能够看懂，要尽量避免用生僻的词，给读者制造困难。例如：

167.1 他们所说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

E 182.I.—2 just as the word “mechanism” used by this clique is a derogatory term for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反话”两字比较难译，译成“antiphrasis”意思上是对的，但这个词一般词典如 AL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或 COD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都没有收录，比较生僻。现译“derogatory term”或“derogatory expression”，便于一般读者理解。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如《毛选》第四卷中第一篇文章叫《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各个”在中文里很通俗，但英文军事术语是“in detail”，普通读者不熟悉，有可能产生误解，所以没有采用，而简单明了地译成“one by one”。

Fowler 以来的学者均主张写文章用简单、通俗、具体的词语。翻译是不是也一律用简单通俗的词呢？也不一定，要看具体情况，例如：

441.II.—4 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

E 458.I.—5 From time immemorial no one but “the man of Chi worried lest the sky fall”...

中文古些文些，英文也用“lest the sky fall”来处理。

168.3 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E 184.3 are complaining *all the time*, “*Your’re going too fast, much too fast*”

中文比较口语化,《选读》甲种本译成“*constantly complaining, ‘You’re going too fast’*”,不及现译更加接近原文。

298.—6 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

E 317.11 they say a Russian *fart* is fragrant

中文泼辣,对教条主义者刻划入木三分,不必害怕“粗话”而避开“*fart*”一类词。

401.II.—4 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

E 420.II.—6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ose in whom the *reflection* of these objective laws is relatively accurate and those in whom the *reflection* is relatively inaccurate

这里的“反映”应该用经典著作中的哲学名词,不能强求通俗。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作家 Jonathan Swift 说过一句话:“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 make the true definition of a style.”(合适的词用在合适的地方就是好文章)。这句话很有道理,对翻译也是适用的。

②用词要看对象,要使译文通俗易懂,这是一条原则,翻译中要很好注意。但是,相对说来,较易解决。在翻译中,十分重要的,而且经常要考虑的,是如何做到译文在政治上的忠实,能够准确传达主席思想。这方面的问题是大量的,下面举一些例子:

33.2 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

E 44.3 The Chinese comrades must consider Korea’s *cause* as their own. . .

这里“事情”不能译成“*business*”或“*undertaking*”,否则会引起“越俎代庖”的误会,而这里主席强调的是中朝兄弟般的团结和生死相依的唇齿关系。

166.—6 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

E 182.3 the exploiting classes *which are being eliminated* are bound to come out and put up resistance through their counter-revolutionary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 or through certain individuals,...

中文缺少时态形式,如稍不注意,译成“which are eliminated”,那么剥削阶级就不存在了,这显然违背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209.II.—1 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

E 225.II.—2 they have *prated about* the “four big freedoms”

这里“东西”不一定译出来,如译成“they have talked *such nonsense* as the ‘four freedoms’”,语气就太强了,不像当时主席对一位犯错误同志的批评口气。因为上面(208.II)对他的自我批评的评价是:“觉得基本上是好的”。

239.—2 ……为全社会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分当干部。

E 256.19 A few well-to-do middle peasants, who are *well thought of* by the majority of cooperative members..., may serve as cadres.

这里讲的是上中农,而我们党的政策是树立贫下中农在合作社中的领导地位,因此“所佩服”不宜译重,如“admired”,“esteemed”等。

303.1 这种动摇分子就是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就是……

E 321.12 These vacillating elements are *opportunistic*. That is to say, such people...

前句讲“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涉及的人不少,英文用词要斟酌,讲究政策,不能译“opportunists”,统统称之为机会主义者。后一句用“That is to say”带过,避免再用“机会主义者”字样。

343.6 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

E 363.III.11 We are in no hurry to *take our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进”是一般讲法,意思当然是恢复我国的合法权利,因此译文